

晉記卷三十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漢楚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起家祕書郎遷彭城內史避亂渡江爲琅邪王從事中郎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王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當是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龍明日當除婦服今日宴客奏伎丞相長史周

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請免龕等官。削侯爵。王雖不從。舉朝側目焉。南中郎將王含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又劾奏。由是王氏深疾之。晉國旣建。拜御史中丞。隗排抑豪彊。與物多忤。諸刻碎之政。雖不由隗者。皆譁言隗建矣。太興中。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代薛兼爲丹陽尹。隗雖在外。萬機祕密。皆預聞之。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爲方鎮。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爲都督。以備敦。敦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

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
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
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
書甚怒。及反。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
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
王氏。帝不從。始有懼色。率衆屯金城。敦陷石頭。隗攻
之不尅。將出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至淮陰。爲
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石勒。勒以爲
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

駙馬都尉隨隗奔勒卒綏子波

波字道則初爲石虎冠軍將軍王洽參軍永和中洽與波俱歸穆帝拜波襄城太守累遷散騎常侍苻堅之敗也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爲冀州刺史督淮北諸軍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宏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宏而詒厥之賜厚也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

翳曜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
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
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
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
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莫名
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卦
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
悚。況今災變衆集。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
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
者先帝以元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

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勿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抑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故傷化毀俗者。雖親貴必疎。而清公貞修者。雖微賤必近。今者利競滋甚。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哉。但任非其才。求之不

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去其三矣。漢宣帝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必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乃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妖眚而大懼也。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

惟定姜小臣之喻超然易慮大詢羣后延納衆賢審識羣才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臣之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縻身傾宗所能上報臣暴嬰篤疾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殺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入塞之聲羣胡皆垂泣而去

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爲閭鼎所殺疇兄子劭御
史中丞出爲豫章太守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尙書
郎注慎子老子傳於世

刁協

刁協字元亮渤海澆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
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學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
文學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東嬴公騰鎮臨漳以
協爲長史拜潁川太守永嘉初遷河南尹未拜避難
渡江爲琅邪王鎮東軍諮祭酒中興建拜尙書左僕
射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羣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

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焉。太興初。遷尚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協性剛悍。每崇上抑下。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心盡力。志在匡救。帝甚任之。王敦反。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使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又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已。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敗。周戴皆被顯贈。惟協以出。

奔不在例。咸康中，協子彝疏訟。而在位者多以明帝時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官爵。丹陽尹殷融議曰：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於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當是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論者惑之。若實

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國滅君弑。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

前世所廢後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殺耳。周筵郭璞等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尙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

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粗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哉。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追贈本官。祭以太牢。子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詔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官北中郎將。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達。隆安

中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達弟暢始興相，暢弟宏，冀州刺史，兄弟並務貨殖，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黨於桓元。劉裕起兵，斬桓修，暢宏謀襲裕，裕使劉毅討之，暢伏誅。宏亡，不知所在。達爲元守歷陽，元敗，執而誅之，子弟無少長皆死。刁氏遂滅，刁氏家京口，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使百姓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以濟焉。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淵有風儀，性閑爽，而少好遊俠。陸機赴洛，行裝甚

盛過廣陵。淵與其徒掠機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機察而異之。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君才器如此。何爲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機。機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機薦之趙王倫。除沁水令。不就。累轉太傅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領義軍都督。賜爵秣陵侯。琅邪王爲鎮東將軍。以淵爲右司馬。王爲晉王。拜尙書。太興初。出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帝親幸其營。勞軍。臨發。祖餞。置酒賦詩。淵至。

合肥而王敦反。召還京師。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旣而敦陷石頭。淵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不謝而對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又曰。吾今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體誠者謂之忠。見形者謂之逆。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姦諂。淵爲尙書。惡其爲人不禮焉。猗銜之。至是說敦曰。周顗戴淵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恐爲將來之憂。敦遂使鄧嶽繆坦收淵殺之。淵素有重望。海內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